

# “景观—文化”协同演进的历史城镇活态保护方法探析

Study of "Landscape-Cultur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Historic Towns

李和平 / LI He-ping  
肖 竞 / XIAO Jing  
曹 珂 / CAO Ke  
邢西玲 / XING Xi-ling

**摘 要:** 从对中国当前历史城镇保护的问题分析入手, 通过对历史城镇景观表征与文化内涵作用关系的分析, 提出以文化为线索组织城镇景观要素的保护思路, 并从城镇格局、族群地段、街巷场所、典型地标等不同景观层面分别论述了历史城镇“景观—文化”协同演进的活态保护策略, 以期完善我国既有历史城镇保护方法体系。

**关 键 词:** 风景园林; 历史城镇; 景观; 文化; 协同演进

**文章编号:** 1000-6664(2015)06-0068-06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4-12-08;

**修回日期:** 2015-03-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51178479)资助

**Abstract:**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patial,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towns in China, the article re-examine the issue of historic town preservation. From four aspects of overall layout, functional clusters, historic places and typical landmarks, the article discussed "landscape-cultur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historic towns' and enriched theories of the existing methodologie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ic towns; landscape; cultur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自20世纪80年代名城三级保护制度建立以来, 中国已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历史城镇保护框架体系。然而, 既有保护方法总体而言仍停留在注重景观表征的物质空间规划与静态、冻结保存的传统思维中, 忽略了对历史城镇中真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带动景观变化的文化内因的正确认识与主动挖掘, 在保护实践中引发各种现实问题, 导致“保护性破坏”的悖论<sup>[1]</sup>。在此背景下, 本文从“景观—文化”协同的角度, 重新审视我国历史城镇文化内因与其景观形态间的相互关系, 并以《重庆市龙兴古镇保护规划》为例, 系统阐述基于“景观—文化”协同演进的历史城镇活态保护方法。

## 1 既有历史城镇保护方法问题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名城—名镇—名村”为经度与以“城镇—街区—文保点”为纬度的历史城镇保护总体框架<sup>[2]</sup>。经

过不断的探索, 相关学界也构建起一套从保护区范围划定、基于质量综合评价的建筑分类修复更新、建筑高度与景观视廊控制到重点地段空间环境整治的历史城镇物质空间保护理论方法<sup>[3]</sup>。然而, 既有的保护构架与方法在各地名城保护实践过程中却因过于注重城镇景观遗存表征的保护与经济发展, 缺乏对城镇历史文化内涵的整体认知与社会综合发展的考量, 导致在操作实践中引生城镇遗产资源孤岛化、历史职能衰退、社会文化趋同等各种现实问题<sup>[4]</sup>。

### 1.1 保护发展的对立与遗产资源的碎片化、孤岛化

“保护”与“发展”是历史城镇的永恒矛盾。回顾以往历史城镇保护的实践历程, 可以看到: 传统保护方法与思维对“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认识不够。建立在文物保护基础之上的“被动防御”式遗产保护理论过于注重对城镇中的“精品”遗产资源景观表征

的“严防死守”, 采取保护区划定、修旧如旧的方法对其进行“冻结保存”。这种操作方式虽在表面上保存了相关遗产资源的物相真实, 但却将历史保护与现代发展置入了二元对立的局面, 导致城镇僵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 无法使大规模的历史空间得到有机的更新与新陈代谢的延续<sup>[5]</sup>。于是, 在历史城镇现代化的过程中, 历史城镇中多数具有整体价值的一般性历史建筑、街区、地段, 在快速城镇化的建设扩张中不断被破坏、蚕食<sup>①</sup>, 进而使历史城镇原本连续完整的历史建成环境景观逐渐呈现出断裂的“历史遗迹孤岛—现代城区—建筑工地”杂乱交替的分裂景象, 使城镇的整体建成环境格局趋于破碎。

### 1.2 聚焦物质空间的静态保护与历史职能的衰退

历史城镇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 是由于其具有实际的功能与使用价值。“如果社会经济、贸易、文化与技术方面的变革使城镇丧失了原有

<sup>①</sup> 例如, 近年来, 北京包括梁思成故居在内的大片历史街区、地段在住区开发的浪潮下被拆毁; 山西大同在所谓的“古城复兴”中, 近半数的历史街巷遭到破坏性地拆除; 山东济南500余条近代老街中的近半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消失; 重庆数条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在新一轮旧城改造的浪潮中被彻底铲除。

的功能,那么城镇就会走向衰败”<sup>[6]</sup>。近年来,我国历史城镇保护过程中的另一普遍问题正是在于对历史城镇社会、经济、文化与技术转型引起城镇传统职能衰退的问题认识不够,单方面侧重对城镇景观表征的静态保护,而忽略了对城镇景观载体与其原生功能机制的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按照历史尺度修复的传统景观对象也会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空间使用方式而逐渐产生古今职能的“排异”现象,导致多数城镇只能通过商业化的旅游开发为城镇中的历史地段注入新的经济职能,进而在开发过程中造成过度商业化的另一种极端情况<sup>[7]</sup>。

### 1.3 依赖商业更新的单一模式与社会文化的趋同

最后,在土地经济与文化旅游理论逐渐引导历史城镇发展的过程中,以商业化、旅游开发为先导,“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历史城镇更新策略甚嚣尘上,成为当下历史城镇发展的主流模式。但在此过程中,一味迎合市场消费需求的商业化开发会使城镇中原本从事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本地人群纷纷转向利润较高的旅游服务业,同时造成大量原住民的迁出与外来人口的迁入,对城镇原住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关系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导致历史城镇、街区、地段原生社会结构的瓦解与景观、文化的异化,从而使其长期维系的地域情感纽带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呈现出社会文化的趋同状态,破坏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sup>[8]</sup>。

## 2 “景观—文化”协同演进的保护思路

文化对于城市、社会而言,绝不仅仅是过去的成就,它更是未来的指引和参照<sup>[9]</sup>。既有历史城镇保护的问题关键在于对历史城镇文化内涵价值认知的缺失,试图仅以形而下的景观表征恢复、单一化的商业旅游发展解决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的综合问题,无法有效地将“历史文化”融入城镇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若仅仅将历史城镇中的空间遗产与文化信息一并视为目标对象加以冻结保存,并不应是名城保护的基本态度。对历史城镇科学、合理的保护应建立在对城镇中社会、人文因素的深层挖掘与分析的基础上,以文化内因为导向制定相关的保护策略与措施,做到城镇历史文化内涵与其景观环境的协同保护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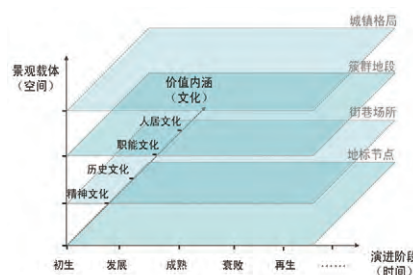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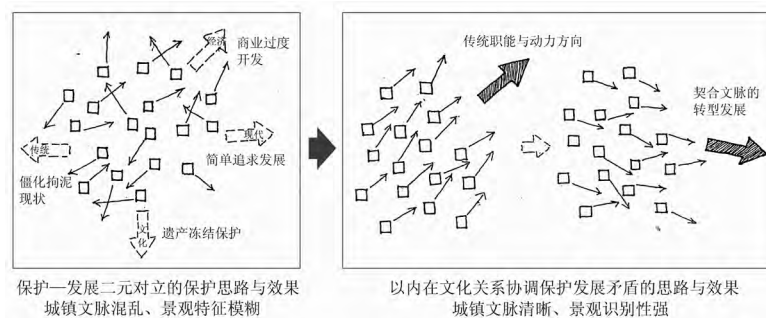


图1 历史城镇中景观与文化的构成关系



2

### 2.1 历史城镇景观与文化的构成关系

要做到城镇景观与文化的协同演进,必须首先弄清历史城镇中“景观”与“文化”的构成关系。在历史城镇中,建成环境景观实际上可被视为由“可见的”物质形态与“无形的”文化内涵两大系统复合构成的整体<sup>[10]</sup>。可见的景观是无形文化的外在表现,文化则是促成景观形态的内在动因,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有机统一于城镇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中。具体而言,历史城镇的景观系统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城镇格局、簇群地段、街巷场所与典型地标4个层级,而根据影响动因的不同文化内涵系统又可分为人居文化、职能文化、历史文化、精神文化等不同层面(图1)。在历史城镇中,上述两大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塑了城镇今日所见之形态、肌理、氛围、风貌,正如凯文·林奇所言:“社会文化与空间现象是相互关联的……两者都有着复杂的内在逻辑。”<sup>[11]</sup>

### 2.2 城镇保护中景观与文化的协同演进

另一方面,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的景观形态是顺应城镇职能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经历着初生、发展、成熟、衰败、再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图1)。若主导城镇发展的文化内因发生转变,被后来的文化机制所取

代,则城镇中原有的空间格局、簇群肌理、街巷尺度、地标建筑也会因此而逐渐丧失存在的意义与实际价值,若一味消极防御式地维持城镇的景观原貌,不仅会阻止城镇正常的文化发展进程,同样也会使城镇中的景观遗存随着时间的演替而引致衰败。同样,以商业化旅游开发为导向的保护更新,因文化机制非城镇原生文脉的产物,又会使城镇的景观、社会发展在人为干预下偏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对于历史城镇的保护,必须厘清城镇中“景观”与“文化”在城镇历时发展的时间轴线上相互作用的关系,将城镇的文化内因作为景观形态保护与空间职能更新的根本动力,不仅要从事物质层面对城镇的历史信息进行深入挖掘与解读,更要将解读和领悟的文化内涵作为推动城镇持续发展与景观形态塑造、调整的线索依据应用到城镇未来的空间规划与建筑设计中,使城镇的“景观”与“文化”能够真正在活态发展的过程中协同演进(图2)。

### 3 文化导向下遗产对象的保护与演进

对于历史城镇的保护,应以引领城镇发展的文化内因为导向,沿循城镇的文脉轨迹动态调整、演进。在此,本节以前文梳理、提取的人居、职能、历史、精神文化为历史城镇保护

发展的动力线索,分别从文化线索下空间要素的梳理、城镇格局的整体保护、簇群地段的职能更新、街巷场所的氛围营造、典型地标的活化展示五方面探寻与城镇文化内因协同的历史城镇保护发展策略,并以重庆龙兴古镇保护规划为例,具体分析相关操作方法。

### 3.1 文化线索下景观要素的梳理

在历史城镇中,要做到“景观—文化”的协同,首先应从城市演进变化的过程中总结城镇的典型文化与历史景观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历史时空的范围梳理城镇中现存各种有形、无形历史资源与信息间的脉络关联,为整合碎片化的景观遗产寻找线索。具体而言,保护规划可结合同类型文化主题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出现频率以及相应空间对象保存情况与细节的丰富程度,对历史城镇的文化脉络进行权重分析与分级,并组织相应的景观素材。

龙兴古镇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线索众多,规划充分挖掘古镇文化内涵,梳理出商贸、移民、宗教、帝缘、民俗等主要脉络,以之为依托,关联、整合古镇的景观遗产资源,采取景观演进与文化传承相协同的保护策略,结合格局、簇群、街巷、地标等景观载体提出具体的协同保护措施<sup>①</sup>(图3)。

### 3.2 城镇格局的整体保护

历史城镇的格局是各城镇长久从事相关生产、贸易与社会文化活动,并与周围环境相互适应、磨合所形成的景象,是人工环境完美契合自然环境的有力体现,也是城镇不同历史阶段文化作用机制叠加累积的结果。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职能调整都会对城镇的格局产生影响;同时,业已形成的格局也对城镇当下与将来的发展起到相应的作用。因此,对历史城镇格局的保护,应结合“自然与人工”“时间与空间”的总体构成特征,分别寻找城镇山水格局(自然与人工)、历史格局(时间与空间)与人居文化、历史文化的协调机制。

#### 1) 山水格局与人居文化的协同保护。

山水格局指在山水情怀、天人和諧等人居理念的作用下,历史城镇中古代先民改造、利用自然山水后形成的城镇综合环境,具体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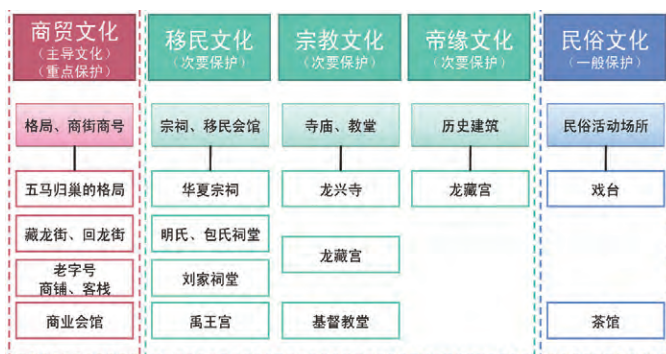


图3 文化线索下龙兴古镇景观遗产要素的梳理

括城镇所处地域周边一定范围内对其形态格局造成一定影响的山、水、田、林等各种自然元素,其与历史城镇的空间形态骨肉相连、密不可分。对历史城镇山水格局的保护与延续,不是简单的保留几座山头、几块耕地、几片树林,而应与城镇中相应的人居文化相协同<sup>[12]</sup>。

龙兴古镇形成之初是一处经济自足的农业场镇,其位于山麓缓丘的选址以及以“重石岩”为控制点(最高点与对景点)的格局形态反映了古镇先民“不占平坝好田,生产为先”的山地选址与规划原则,透出了古人对耕地的需求与对自然的尊重,也潜移默化地促成了古镇人居文化中勤劳、务实的性格特征<sup>[13]</sup>。因此,在对古镇格局的整体保护中,规划特别将“重石岩”所在山体范围划入核心保护控制范围,予以重点保护,使其与古镇形成“景观”与“观景”的视线联系,同时将“重石岩”以南大片农田划入古镇的保护范围,作为古镇生态环境背景与农耕文化特质的景观载体(图4)。

#### 2) 历史格局与历史文化的协同保护。

另一方面,除自然与人工环境的融合,历史城镇的格局还是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城镇格局整体性的保护同样涉及时间的维度,需要通过对城镇发展演变历史过程的分析把握城镇格局的演进规律,分清恒定因素与变化因素,有针对性地选择、梳理保护的重点。

龙兴古镇历史上为重要陆路商贸驿站,东、西、南、北四方有5条大道通衢交汇于此,

形成了“五马归巢”的独特格局<sup>[14]</sup>。这一格局真实地反映了古镇历史上与周边村镇间的商贸往来,是古镇商贸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保护规划重点对“五马归巢”的历史格局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将保护范围扩展至区域层面,结合对城市路网的调整,有意识地强化了古镇历史中为商贸往来的交通目的而形成的格局特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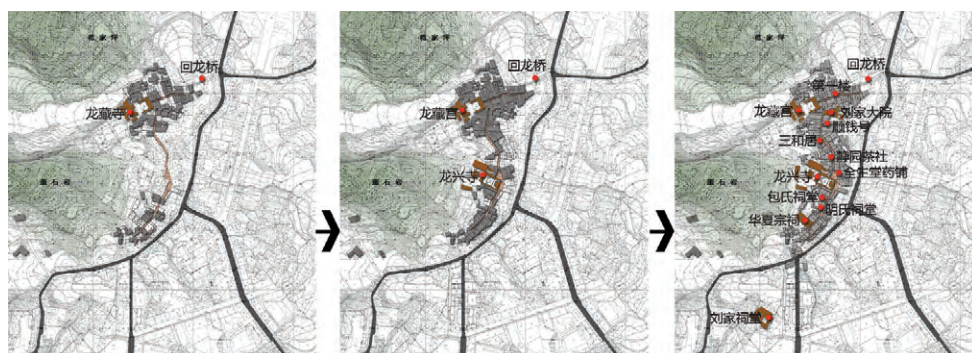
### 3.3 族群地段的综合更新

格局形态之下,是在功能与文化层面充当历史城镇真正血肉填充的簇群地段。作为实质性的景观载体,簇群地段是名城历史感与真实性得以呈现的关键。然而,如对城镇既有景观环境、设施条件以及职能业态进行冻结保存,城镇中相关的历史簇群则难以与时代接轨,进而陷入发展的孤岛。因此,对簇群地段的保护应与簇群职能文化的更新协同,使各簇群地段延续自身的职能轨迹,并找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接轨的方向与生长点。同时,簇群地段的持续发展还应与地段人居文化的延续相协调,尤其应与对原住民的保护同步。

#### 1) 与职能文化继承协同的簇群功能更新。

当前,我国大小历史城镇正面临着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协调城镇传统职能簇群与当代社会发展间的矛盾,寻找两者协同耦合的契机是城镇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在对城镇簇群地段重点保护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结合地方现实的社会、文化发展需求,探寻不同文化类型的簇群地段职能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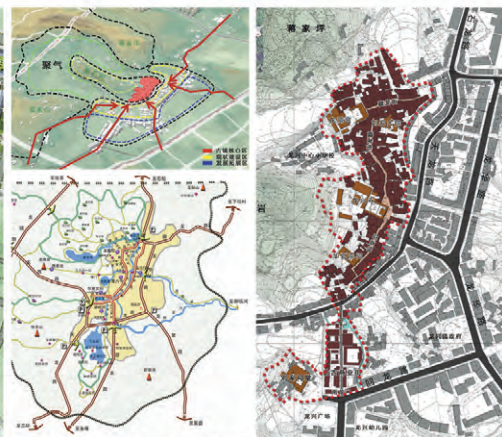
① 其中,商贸文化为古镇的主导文化,规划结合古镇“五马归巢”的商贸格局,藏龙街、回龙街等重要商业街以及老字号商铺、客栈,禹王宫会馆等景观载体进行重点保护;移民文化、宗教、帝缘文化则为古镇中次要的文化线索,规划通过对刘家祠堂、龙兴寺、龙藏宫等相关历史建筑的重点修复与主题博物馆展示的方式协同保护;最后,规划结合古镇清末与民国初年川东风格民居建筑的整体保护,保护龙兴古镇的历史人文环境,并开辟用于民俗活动与日常文化交流的场所空间、设施,定期举办观光文化活动,恢复社区传统文化意识,挖掘古镇的民俗文化内涵。



A 龙兴古镇自然、历史格局的演变



B 龙兴古镇“重石岩”主导的山水格局的保护



C 龙兴古镇“五马归巢”历史格局的保护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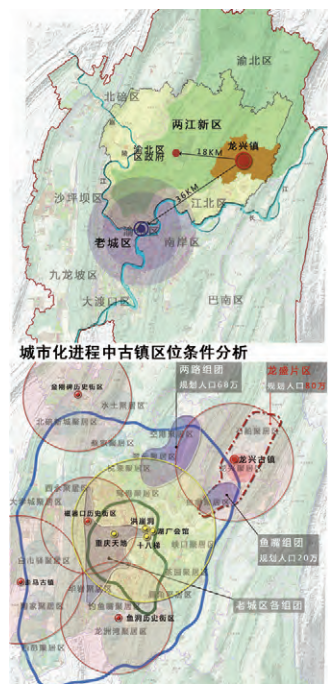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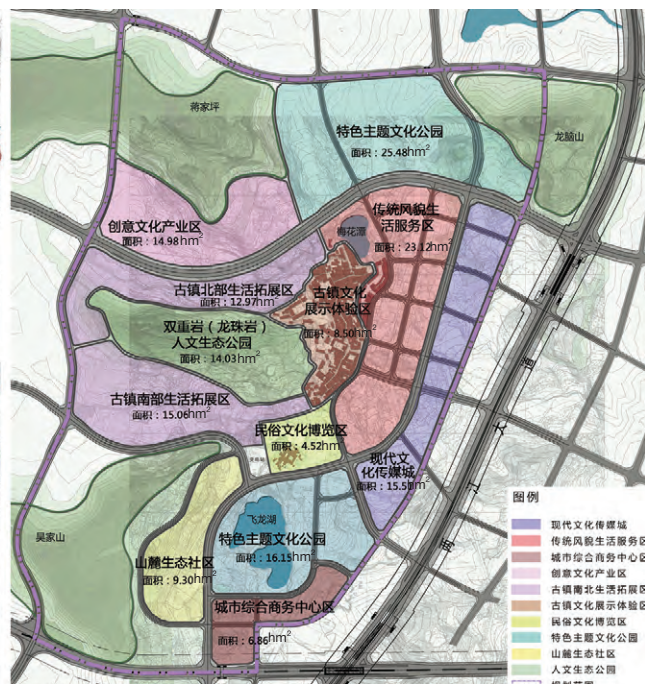


图4 龙兴古镇格局的整理保护

图5 基于城市化需求的族群功能区划更新



与职能文化协同的各族群组团功能定位

5

络中的重要节点与位于重庆主城区的磁器口、湖广会馆、十八梯历史街区以及主城区周边的金刚碑、走马、鱼洞古镇共同构成了辐射重庆都市区的文化旅游服务体系。据此，保护规划结合古镇的发展趋势及其与重庆都市区整体发展的关系，对古镇各族群组团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耦合调整，制定出族群保护与职能更新相协同的族群功能区划(图5)。

## 2)与原生社会保护协同的人居环境更新。

在结合族群地段传统职能发展、更新族群功能及其相应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应注意对族群地段原始社会环境的保护。在国内外众多知名历史街区、地段保护更新的成功实例中，对地段中原住居民与原生社会环境的保留是保护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只有留住了在族群地段中世代生活的原住民，他们与时俱进的空间环境改造过程中才能应对历史地段建筑质量破损、设施陈旧、环境衰退等问题。

在龙兴古镇保护规划中，为防止古镇居民因配套设施质量与现代生活需求脱节而迁出古镇，规划特别对包括核心保护区在内的历史地段进行了必要的配套设施更新，并规划设计了居民活动广场、步道等生活空间，以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公共生活需求，促进古镇原生社会的邻里交往。与此同时，规划也加强了对地段中原住民文化与审美意识的引导，制定相关景观设计控制导则，防止居民因自发的房屋翻新对族群地段历史建筑造成破坏。

## 3.4 街巷场所的氛围营造

街巷场所是历史城镇中较为微观并且最能具体体现物质实体与精神意义共存的景观载体，是城镇中历史与现实交汇、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在历史城镇中，每一处街巷场所都是一处意义的容器。城镇演进过程中的各种历史活动与社会事件不断为这些容器注入文化内涵，使之变得饱满、厚重，同时也形塑了场所空间独特的形态与肌理。因此，对于历史城镇街巷场所的保护应与场所肌理、场所精神相协同。

## 1)街巷肌理与生成机制的协同。

对历史城镇场所肌理的保护是重塑地域场所精神的前提。正如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所言：“每一处历史场所的保护都开始于识别场所的原型样本——即来自于空间场所经历数世纪发

替的方向，并有针对性地引导其主要职能脉络与时代当前的需求接轨，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使相关的物质遗产对象能够随族群职能的承继演替而更新。

在城镇化背景下，龙兴古镇作为龙盛片区的重要功能组团，承载了文化、休闲、服务、创意产业等综合职能。而在历史文化资源层面，龙兴古镇作为重庆都市区历史文化资源网

展形成的肌理。<sup>[15]</sup>”在历史城镇中，对场所肌理的保护需处理好街巷场所空间在自然与人工环境相互协调过程中所形成的景观形态，尤其是城镇中富有地域特色、随形就势的街巷空间。另一方面，场所肌理的形成还取决于城镇的职能属性。在军事、商贸、产业城镇中，不同的职能属性塑造了不同的街巷空间形态与肌理特征，在与现有使用职能不产生严重冲突的前提下，应尽可能维持街巷空间固有的历史肌理特征，做到对城镇街巷肌理的完整保护。

龙兴古镇在突出的商贸职能文化影响下，形成了藏龙街、回龙街等多条具有商业特色的街巷空间，这些街巷时宽时窄、时起时伏，空间肌理丰富，规划结合其职能特征对其空间尺度、肌理进行了保护与控制(图6)。

2)空间氛围与场所精神的协同。

历史城镇中，每一处特色的街巷场所都蕴含着城镇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景观载体中承载着地域的民风民俗、社会情感以及人文精神。因此，结合相关人文内涵的挖掘对街巷景观氛围的营造与场所精神的重塑也应是保护的重点，需将场所中相关生产、生活的文化信息融入场所空间，使场所呈现出“文化的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界面、场景的重塑与民俗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增强场所精神的营造与表现，使相关文化信息在空间中得以体现和传承。

龙兴古镇保护规划对主要街道场空间界面进行了从功能业态到风貌形态的一体化更新设计，并恢复了古镇中全生堂药铺、顺钱号等众多家老字号商业店铺，为场所空间注入历史记忆，辅助场所精神的营造(图6)。此外，古镇还定期举办各类庙会、龙灯节、川剧表演等民俗活动，进一步烘托藏龙街与回龙街的商业氛围，重塑传统职能文化下的空间氛围。

3.5 典型地标的活化展示

地标指具有地域特色与景观形态代表性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它是历史城镇空间体系中最微观的层级，也是城镇职能与精神文化的点睛载体。既有历史城镇保护方法对地标的保护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于遗产对象景观表征的修缮与恢复，而忽略了其文化内涵的延续，并不符合持续发展的思路。因此，对城镇典型地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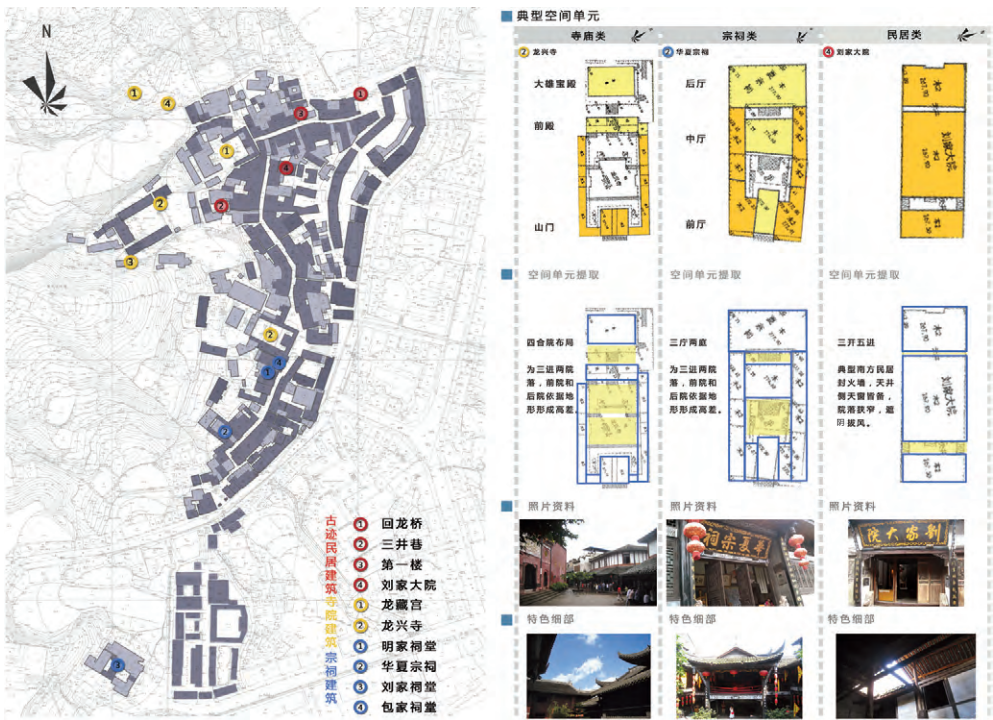


图6 古镇街巷肌理的保护与职能性地标建筑的改造、利用

保护应结合地标的文化特性注重对其活化、利用，同时还应展示其在古镇空间景观系统中的纪念性、标识性与审美价值，以此实现其历史文化意义的延续。

1)职能性地标的活化与职能文化的传承。

首先，在历史城镇中，大批具有使用功能的职能性地标建筑拥有具体的使用空间，是承载城镇文化内涵的重要媒介。但伴随城镇职能、经济发展的变迁，功能性衰退是职能地标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对职能地标的保护应依托其传统职能文化内涵与空间特色，培育和发展主题性与专题性的博览、展示空间，并使之成为职能地标功能更新的重要途径。

在龙兴古镇中，其商贸文化、宗教文化与移民文化拥有龙兴寺、刘家大院、龙藏宫、华夏宗祠等相应的职能性地标建筑。这些地标建筑在古镇的演进过程中与古镇的文化生成有着密切的关联，保护规划对其进行了重点研究，并分别结合各自的文化特征制定了相应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促进了古镇相关文化的弘扬，也使职能建筑在活化利用的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

维护(图6)。

2)景观性地标的整饬与历史文化的梳理。

除具有使用空间的职能性地标外，历史城镇中还存在大量景观性历史构筑物。与职能地标相比，景观地标没有可供直接利用的空间，无法以功能改造的方式对其进行更新。但是，这些地标构筑物所具有的历史场所感与艺术价值却是可资利用的重要遗产资源。因此，对景观性地标的整治与展示是其活化发展的重要途径<sup>[16]</sup>。不同的地标有着不同的景观特质与历史感，通过对这些构筑物历史景观特征的分析，研究其与城镇整体空间环境间的文化联系，对其进行环境整治，重塑景观魅力。

在龙兴古镇中，存有如牌坊、碑刻、戏台、古井、凉亭、梯道、门洞等众多反映古镇人文历史与人居文化的景观性标志物。这些地标随着当地人生活需求的变化而发展，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物质对象，既具有观赏性、对提示古镇的空间方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蕴含了地域人居的精神信仰与情感寄托。保护规划综合选取了上述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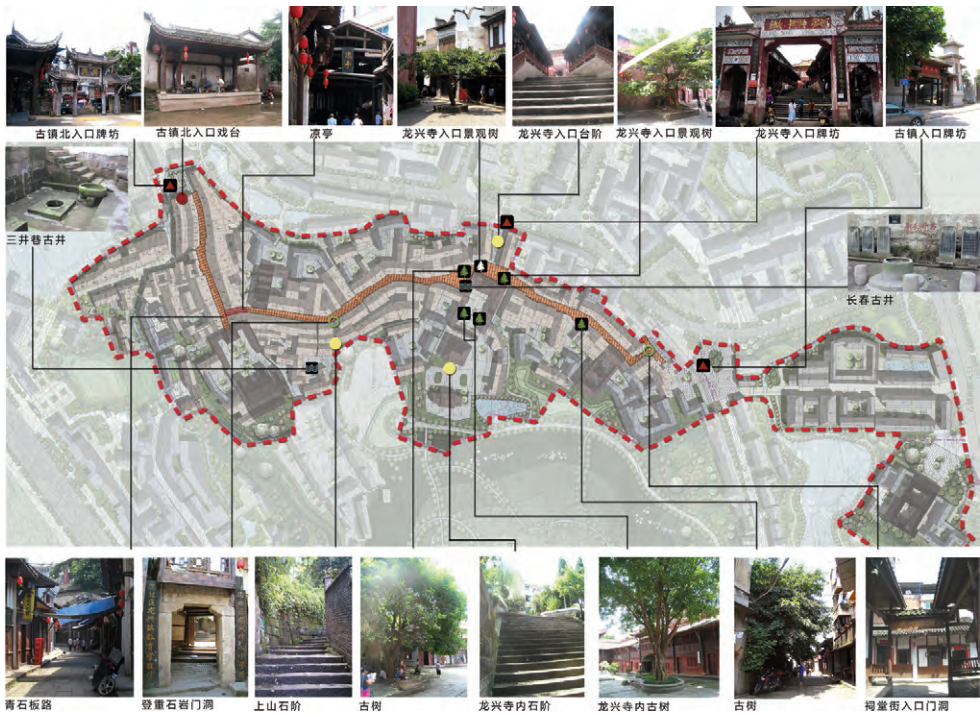


图7 古镇景观性地标构筑物的梳理与展示

地标构筑物，进行环境美化与景观再造，结合地标打造古镇的景观公园与居民文化休闲场所，即使地标文脉最大限度地融入古镇空间演进的过程中，延续其文化的辐射力，也对古镇整体历史氛围的塑造有着积极的意义(图7)。

#### 4 结语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sup>[17]</sup>从沙里宁的名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城镇的景观表象是其文化内涵的投影。由此可见，决定城镇景观形态的正是城镇“景观—文化”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文化”对于历史城镇而言不应只是传统意义上作为保护对象的固定遗产要素，而应被视为在城镇漫长演进过程中不断推动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形塑城镇景观形态的内在动因<sup>[18]</sup>。我国各地独特地域背景下复杂多元的人居、职能、历史与精神文化一直以来都鲜明地作用于其建成环境景观，并显著地影响着城镇的格局、地段、街巷、地标等不同层级景观载体的规模、结构、肌理与风貌。并且，这种

“空间—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还是动态变化的，它会因不同时期、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发生阶段性的转变。对历史城镇的保护而言，绝不应只是单纯的古迹遗址修复、历史风貌协调等局限于景观层面的表面行为，而应回归城镇文化的本质，在梳理、解读城镇的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根据掌握的城镇演变发展规律，去引导城镇未来的景观形态，使历史城镇在自然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平衡的演进过程中做到“景观”与“文化”的动态协同。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本文的理论观点得到了笔者参与的《重庆市龙兴古镇保护规划》项目案例的实证支撑。在此，特向项目组其他成员表示诚挚谢意。

#### 参考文献：

[1] 曹珂, 肖竞. 文化景观视角下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研究: 以河北明清大名府城保护规划为例[J]. 中国园林, 2013, 29(2): 88-93.

[2] 单霁翔. 20世纪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J]. 城市规划, 2008(6): 11-32; 43.

[3] 赵中枢. 从文物保护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概念的扩大与保护方法的多样化[J]. 城市规划, 2001(10): 33-36.

[4] 肖竞, 曹珂. 叙述历史的空间: 叙事手法在名城保护空间规划中的应用[J]. 规划师, 2013, 29(12): 98-103.

[5] 李和平, 肖竞, 胡禹城. 碎片式历史地段与城市整体发展耦合机制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9): 62-68.

[6] (英) 科斯塔·乔福. 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历史地段的发展[J]. 彭寒梅, 译. 国外城市规划, 1995(1): 6-9.

[7] 阮仪三.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呼唤“理性回归”[J]. 城市观察, 2011(3): 5-11.

[8] 肖竞, 曹珂. 从“创钉解纽”的创编到“借市还魂”的困局: 市场导向下历史街区商业化现象的反思[J]. 建筑学报, 2012(S1): 6-13.

[9]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0] 李和平, 肖竞. 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 中国园林, 2009(2): 90-94.

[11] (美)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12] 肖竞, 曹珂. 文化景观视角下传统聚落风水格局解析: 以四川雅安上里古镇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4(3): 108-113.

[13] 李和平, 邢西玲.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山地历史城镇保护途径[C]//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二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专家论坛论文集.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13: 12.

[14] 重庆市龙兴镇人民政府. 悠悠古风浸龙城: 重庆龙兴古镇[J]. 小城镇建设, 2006(11): 14-15.

[15] (意) 阿尔多·罗西. 城市建筑学[M]. 黄士钧,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16] 李和平, 徐娜. 基于资源整合的山地遗产展示规划方法研究[J]. 中国园林, 2013(2): 60-64.

[17] (美) 伊利尔·沙里宁. 城市: 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M]. 顾启源,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18] 肖竞, 曹珂. 明清地方文庙建筑布局与礼仪空间营造研究[J]. 建筑学报, 2012(S2): 119-125.

(编辑/李旻)

#### 作者简介：

李和平/1967年生/男/湖北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遗产保护、城市设计(重庆 400045)

肖竞/1981年生/男/重庆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历史建成环境保护(重庆 400045)

曹珂/1981年生/女/河北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重庆 400045)

邢西玲/1987年生/女/陕西人/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深圳 518031)